



“北撤一万五，归来两三千” 军史里，闪耀着浙东纵队的英名

■范匡夫

引子

1945年9月底至10月初，根据重庆谈判协定，遵照党中央的命令，我军浙东纵队15000多人忍痛告别浙江东部，北撤去山东。7年后，他们从朝鲜回到浙江。队伍依然士气高昂，归来的子弟却不多，当时有句话叫作：“北撤一万五，归来两三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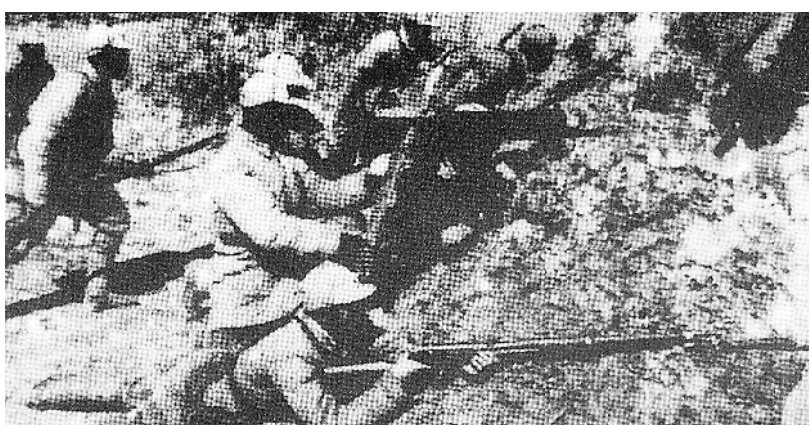
浙东纵队诞生于浦东，发展壮大于浙东。1941年春，党在上海浦东的一支800余人武装来到浙东，华中局又派来一批骨干，汇合浙东党组织及游击队，一起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。到北撤时，武装队伍15000余人，发展根据地两万余平方公里，人口400万，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。

北撤是分三批渡海跨过杭州湾的。10月5日，当第二批人员在激浦登陆时，遭到敌7个团的包围堵截，经16

小时血战，以伤亡223人的代价，突破了重围。11月上旬，部队集结于江苏涟水，参加统一整编。浙东纵队15000多人，包括所属第1旅、第2旅、海防大队，浙东地方干部及第2旅旅部。第2旅原是国民党挺进第5纵队，1945年7月才起义过来，官兵和家眷各1200余人，编为新四军独立旅；海防大队两百多人编入华中海防大队；第1旅是第2旅加入前的整个浙东纵队，人多兵强，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，下辖第7、第8、第9三个团。浙东地方干部，充实到第3旅旅团机关和营连，部分上调组建旅机关。整编后，部队本来去东北，但到了鲁南，中央电令停止北上，留置山东。从此，浙东纵队长期奋战在敌人的重点作战方向上，面对多为精锐主力的敌军，英勇战斗，百炼成钢。



1945年9月底至10月初，浙东纵队在北撤途中。 资料照片



1946年解放战争鲁南第一次保卫战中，第3旅创造了以少胜多、以智取胜的出色战例。 资料照片

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第60师冒着严寒向战区开进。 资料照片

全歼敌“五大主力”的最后一个——

分两次，“啃”掉了这个王牌军

解放战争中的宿北战役后，我第3旅随纵队回师山东，先后参加了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战役，后又打到外线。就在外线的河南濮阳，1948年5月中旬，朱德总司令前来视察，他在作形势报告中说：“消灭了国民党的‘五大主力’，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半”。“你们要玩龙灯，钓大鱼，歼灭第5军”。敌第5军，是我第1纵队的老冤家，其时就在黄河对面。朱总司令这么一鼓动，部队求战情绪更高，驻地四处响起了“打5军，打5军，钓大鱼，歼灭第5军”的歌声。

一个月后，豫东战役打响了。第3师（旅已改师）在战役编成内，和包括第5军在内的敌邱清泉、区寿年、黄伯韬兵团鏖战了月余。7月4日晨，蒋介石飞

临豫东上空督战，敌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第3师第7团守卫的柴桥、董店等阵地。由于连续恶战，第7团伤亡惨重。这时，全团可将战兵力合并组成20余个步兵班，一面抢修工事，一面在阵地上举行火线宣誓。中午，敌机分批对我柴桥阵地进行毁灭性轰炸，阵地上硝烟滚滚，烈焰腾空，敌步兵在坦克掩护和引导下，以密集队形猛攻上来，第7团政委汪志华亲自到最前沿做鼓动，勇士们跃出堑壕与敌拼上刺刀，迫使敌人后撤。敌人连续攻打柴桥7小时，柴桥阵地屹立未动。接着，第7团又奉命参加攻打王老集，这时，全团只剩下12个步兵班了，其中有4个班是9连的。9连是新兵连，原来的任务是抢运伤员。现在

由连长李阿其带领参加突击，李阿其手臂被打断负了重伤，指导员范琪接替指挥，在夺回阵地后，范琪又不幸中弹牺牲，营教导员、优秀政工干部夏白，也在突击中壮烈牺牲。第7团勇士们就这样前仆后继，夺取了胜利。豫东战役，我第3师所在的第1纵队以伤亡5480人的重大代价，歼灭了敌1个旅部，3个整团及2个连，俘其兵员参团长以上官兵7250余人。敌第5军这条“大鱼”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离完全消灭的日子不远了。

在淮海战役的总攻阶段，机会来了。在永城西北的罗河堤、朱小庄，第3师发起向敌第5军第45师的英勇攻击。敌人飞机轰炸，大炮狂轰，两面

夹击的火力，又密又急，像泼水一样，我第9团忍着伤亡，坚决前进，楔入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，展开残酷的白刃战。第7团、第8团全面投入战斗后，敌人又穷凶极恶地先后使用了毒瓦斯和火焰喷射器，战士们在毒气和烈火中翻滚着，用湿巾掩着口鼻，流着泪水，顽强地坚持战斗。经三天的连续攻击，最终逼迫敌第45师师长、副师长以上3000多人向我第7团投降。国民党军“五大主力”中的最后一支主力就此覆灭。

淮海战役后，第3师在统一整编中编为第20军第60师，所属第7、第8、第9团分别编为第178、第179、第180团。部队随后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。

长征

第4179期

宿北战役——

扭转战局，全靠这场硬仗

解放战争中的1946年12月，蒋介石调集近30个旅兵力，四路齐头并进夹击过来，我华东部队决定发起宿北战役，集中主力打击由宿迁向北进犯的敌整编第11师、第69师这一路。12月15日上午，根据野司的命令，第3旅率第8、第9团猛插敌纵深曹家集，第9团参谋长俞慕耕率前卫2营，冒着敌机和炮火的阻击，急行20多公里，进至曹家集西侧，逮了敌人几个架线兵。一审讯，他们是敌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整编第11师，师部在曹家集，从这里往前一点就是曹庄，那儿有该师的工兵营、骑兵营，再往前是炮兵团。16日4时，俞慕耕率2营扑向曹庄，敌运动哨发现我军，大声呼叫起来，酣睡中惊醒的敌军正在慌乱地找衣服、摸枪支，我军破门而入，逐房逐屋地消灭和俘虏敌人。前后10来分钟，俘虏敌工兵营、骑兵营600多人。战斗中，顽抗的敌人被消灭，接着又击溃炮兵团，敌顿时陷于一片慌乱中，师部也乱了套，人仰马翻，乱窜乱跑。师长胡璉半掩着睡衣，赤着脚，冲出门，大喊：“手枪营！手枪营……”及至天明，敌发觉我孤军深入，兵力不足，就急调第18旅分两路猛攻我第9团阵地。战至11时，据守曹家集西侧桥头的2营4连、6连，陷入敌重围。突围时，俞慕耕端着冲锋枪冲在前头，英勇牺牲。最终两个连队仅40余人冲出重围，其余全部壮烈牺牲。冲出来的同志个个枪管炽热，刺刀滴血。

在冯庄这边，我第8团7连、9连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，英勇苦战，守住阵地。奉令撤出时，7连连长谢元成、9连副指导员刘玉其负了重伤，敌兵围上来想抓活的，他俩各自拉响手榴弹，与敌同归于尽。15时，第8、第9团全部撤出战斗，重新集结整理。

16日晚，根据野司首先求歼敌整编第69师的部署，第3旅率第7团再度楔入敌纵深，和同时楔入的第1旅、第2旅一起，在敌人心脏夺取了十几个庄子，控

制了一条地带，为全歼敌整编第69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，但自身亦处于四面受敌的险境。

17日8时，敌整编第11师第118旅开始猛犯我第7团蔡林、菴庄阵地。坚守蔡林的第7团1营和坚守菴庄的2营两个连队，英勇阻击，击退了敌人连续三次进攻。在敌第四次进攻时，我蔡林、菴庄阵地失守。与此同时，敌以空军猛轰我友邻阵地。在此情况下，野司曾电令视情后撤。纵队鉴于敌已向我发起疯狂进攻，并以飞机、炮火封锁我后路，如此时后撤，不仅整个战役企图可能落空，还将造成部队的混乱和伤亡，遂下定决心与敌死拼到底。

考虑到第7团坚守的高家洼、沈庄，是阻挡敌整编第11师的最后阵地，事关成败攸关，纵队叶司令员给第7团下达了“不得丢失最后阵地”的死亡命令，同时从第1旅抽出4个营作为纵队的预备队，听命随时发起反击。生死存亡的决战在即，第3旅旅长、政委火速赶往第7团，向指战员宣告党委的决心：“为了胜利，为了全局，即使我们全旅拼光打光，也在所不惜！”

敌人又开始进攻了。敌第118旅两个团，在12架飞机、1个榴炮团的掩护下，向我第7团蔡林、高家洼阵地发起猛烈攻击。凶猛的炮火从前沿排击到村庄，又从村庄排击到前沿，村里村外一片火海。我2营4连、5连连续击退了敌人五次疯狂进攻，守住了阵地，但一共只剩下23人了。

敌在猛攻蔡林、高家洼的同时，又以1个营的兵力，自蔡林、高家洼之间楔入，猛攻我沈庄阵地，守卫沈庄的7连连打退了十倍以上敌人的6次集团冲击，伤亡过半，团调8连1个排来增援。16时，敌又越过河堤向我庄沿猛扑。这时，7连仅剩指导员鞠陶和10个战士，8连的1个排也只剩下3人。鞠陶高喊“共产党员站出来，与阵地共存亡！”带头跳出战壕向敌人冲去，团参谋长张季伦，也率亲随指挥所的11人加入反击，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反扑。也就在这时，纵队电台主任秦基侦得：敌整编第11师又令另一个团也投入向高家洼的攻击，我军背后的敌第60旅的1个团也已出动，自北向南夹击我军。形势非常严峻。听完秦基一字一句的报告，只见叶飞突然脸色一沉，毅然定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：“预备队立即出击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！”早有准备的第1旅4个营，以敢死队之势，端起刺刀，列队冲击！敌整编第11师猝不及防，一下乱了阵脚，开始溃退，边退边在报话机里惊呼：“共军主力反击！共军主力反击！我们后撤……”我军乘胜追击，俘虏400余人。敌整编第69师派出的1个团，这时刚到达我纵队指挥所附近，见势头不对，正在发慌，我军迎头冲击，敌四散逃命，结果小部被歼，大部被俘。至此，经在敌纵深8小时的浴血苦战，粉碎了敌整编第11师的全力北援，扭转了干钧一发的危局。

胜利来得突然又有点意外，我军上下非常高兴。陈毅说，1纵变被动为主动，逆转了整个战局。粟裕也很高兴，多年后还在文章里说：“宿北战役把第1纵队英勇顽强的野战作风传开了。”接着，我参战部队全面投入对敌整编第69师的围歼。第3旅第8、第9团也再度投入战斗。各部队密切协同，勇猛冲杀，于19日全歼了敌整编第69师。此役歼敌3个半旅21000多人，是我华东部队自解放战争开始后最大的胜仗。第3旅在此战中有8个连队基本拼光，但经此恶战，部队血性更足了，官兵们自豪地唱起：“北上山东打恶仗，浙东纵队有胆量，死打硬拼不退让，刺刀插进敌胸膛。”

相关链接

1952年9月，第60师奉命移交防务，10月离开朝鲜回到上海，年底移防浙江。一去7年，当初的浙东纵队，战斗中成长，烈火中淬炼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，经受了敌军多为精锐主力，作战规模大，战役层级高，战况格外激烈的战役战斗的严格考验，无数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查看这支部队的史料，许多连队和营团都有几次打得

“差不多”的经历，打得差不多了又补，打了又打。如第9团，因伤亡大，1947年11月并入第7团，一年后才有了第9团；1951年2月，又因牺牲减员很大，一次性补进了第266团的3个营。硬仗恶仗打得越多，牺牲减员就越大。如今，在第60旅（师改旅）旅史里，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烈士，有名有姓写着的共有6281名。这

虽包括了后来合并来的原175团的烈士，但没有算进涟水整编时从浙东纵队分出去的部队的烈士。如第2旅，在涟水改为新四军独立旅，半年后又调归编为纵队特务团，后来该团并入第1旅第3团，再后来第3团又合并到第2团……不断地合并表明，第2旅的官兵也大多牺牲了。另外，无名烈士也没包括进去。战争年代，由于

战斗频繁，部队高度流动；又因战斗减员，团以下部队拆拆合合很普遍；在战斗胜负难卜时，为防万一，还烧了资料，使得很难建立和保留较全的档案，出现不少无名烈士。一些老同志认为，7年作战，浙东纵队的无名烈士少说也有两千多，不少先烈就长眠在华东、中原及朝鲜那些成片的无名烈士墓里。